



血
雨
腥
风

周建行◎著

一个出身微贱的皇帝，猜疑多变，冷酷无常，却自诩为扶危救世的明主。
一个充满杀戮的朝代，严刑峻法，诛戮功臣，竟难保江山社稷的安宁。
纵览本书，大明帝国波诡云谲腥风血雨的历史，令人惊心动魄！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大明帝国

血

雨

腥

风



周建行◎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大明帝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帝国/周建行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5438-4765-1

I. 大... II. 周...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6554 号

出 版 人: 李建国

策 划: 李蔚然 廖 铁

责任编辑: 廖 铁 李蔚然 李思远 胡艳红

版式制作: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大明帝国

周建行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 41000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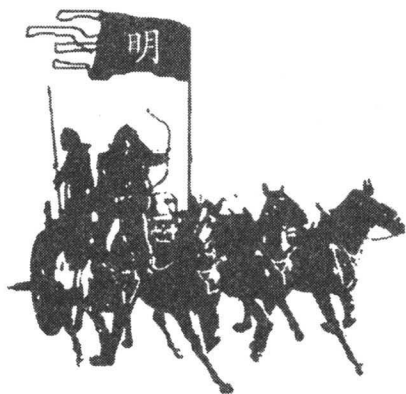
200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0

字数: 700千字 印数: 20000套

ISBN 978-7-5438-4765-1

定价: 72.00元 (全两册)



内 容 提 要

长篇历史小说《大明帝国》分上下两册，上册为《布衣天子》，下册为《血雨腥风》。

小说反映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前后至洪武三十一年驾崩这三十余年的历史。其中有朱元璋指挥手下的精兵强将，剪灭群雄、驱逐元帝统一全国的多次辉煌战例，也有历任宰相李善长、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权力争斗。胡惟庸以逢迎媚上、阿谀奉承取得朱元璋信任，为相七年，最后却被朱元璋请君入瓮，逼上阴谋叛乱的死路。朱元璋最初借助联姻手段笼络功臣，后来却制造了胡惟庸、蓝玉两大党案，将辅佐他打天下的功臣勋将诛戮殆尽！他以严刑峻法对付贪官污吏，加以他的猜疑和残忍，“空印”和“郭桓”二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造成社会极大的动荡。朱元璋拥有众多嫔妃，后宫中爆出了“御河死婴案”这样的宫闱丑剧。被封为藩王的皇子中，有纵欲身亡的秦王，也有心怀异志的燕王。藩王们与皇太孙允炆围绕皇帝宝座开展的明争暗斗，预示着朱元璋死后大明朝将深陷内战的泥潭。

一览本书，大明帝国开国后波谲云涌、血雨腥风的历史画面，将以鲜活的形象展现在您的面前。

目录

血雨腥风

第十九章 马皇后驾崩

- 001 宁妃兄长装疯脱祸
- 009 朱元璋沉痛哀悼亡妻
- 016 用钢刀和铁腕回击标榜仁政的黑手
- 023 怪异和尚语出惊人

第二十章 “空印案”和“御河死婴案”

- 033 枉杀百官的“空印”大冤案
- 041 御河中漂来一具死婴
- 049 给皇上戴绿帽的胡妃

第二十一章 元勋的厄运

- 057 李文忠结交文人墨客获罪
- 065 徐达患背疽被接回京城
- 073 “皇上赐的鹅羹真鲜啊!”

第二十二章 “郭桓案”大惩贪

- 082 投机取巧，郭桓荣升侍郎
- 090 盗卖官粮，全国二万官员被杀

第二十三章 执拗文臣血溅御阶

- 098 两个皇上亲自提拔的读书人
- 105 还笏辞官却被攒死阶下

第二十四章 大将军乐极生悲

- 113 冯胜率师征伐金山
- 121 名马宝珠，贪婪的胜利者
- 130 十五岁小妾与老师的悲哀



第二十五章 蓝玉北征大捷

- 138 有勇无谋的蓝玉哪能跳出他的手心
- 145 元主妃子遭蓝玉奸污羞惭自尽

第二十六章 老太师之死

- 155 江上杀人灭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164 李善长修府第向汤和借三百兵丁
- 171 怀抱免死铁券的老太师被赐死
- 179 王国用冒死上疏为李善长鸣冤

第二十七章 雏鹰试飞

- 188 朱元璋第一次命藩王领兵出征
- 196 “燕王很会用兵，肃清沙漠就靠他了”
- 203 嗜血的蓝玉把怒气全都撒在叛番身上

第二十八章 淫邪藩王与宽仁太子

- 210 跳裸体舞与米脂选秀女的王爷
- 219 左都御史举劾秦王六大罪状
- 225 秦王施美人计命宫女为太子侍寝
- 233 太子考察秦陕染疾回京薨逝

第二十九章 谁都想登上储位

- 243 秦晋二王密议立储之事
- 250 刘三吾拥立允炆为皇太孙

第三十章 蓝玉——又一起谋逆案

- 258 他战功愈多，愈是心腹大患
- 266 春狩遇刺，蓝党伏诛



第三十一章 四位老将的悲剧

- 275 秘乱宫闱的孽子连累老父
283 傅友德镇定自若：“皇上，老臣去了！”

第三十二章 纵欲过度的王爷

- 291 秦王奉命征剿洮州叛番
298 他和四名妓女折腾了一夜，天明一命呜呼

第三十三章 皇上指挥的最后一战

- 307 蒙古骑兵侵扰，边塞烽烟四起
315 燕王彻彻儿山擒斩李林
321 大会试惊现“南北榜”

第三十四章 怒斩驸马欧阳伦

- 328 驸马公主手头拮据想发财
335 一趟走私赚了二万四千两银子
342 朱元璋大义灭亲赐死欧阳伦

第三十五章 危机潜伏

- 350 父皇七十寿庆，燕王敬献大明皇舆图
357 他隐隐感到自己百年之后潜在的危机

第三十六章 卸去铁血君王外衣

- 365 老天为什么这样惩罚朕？
372 一封敕书引起的震动

第三十七章 皇上龙御归天

- 378 噩梦丛生亡灵索命
384 美丽女人们伴随皇帝同行
390 后记





第十九章 马皇后驾崩

50

郭德成犯了皇上的忌讳，慧黠的宁妃暗嘱他装疯脱祸。马皇后病逝，临终遗言恳求朱元璋求贤纳谏，省刑修德。宫女太监怀念贤后对他们的好处，齐集宫门外一面流泪一面唱颂：“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



八月，万春宫外面花木葱茏，浓荫匝地。宫内帷幕低垂，一片幽雅恬静。太监宫女们走路都轻悄悄的，唯恐影响主子娘娘的休憩。万春宫的主子郭宁妃是朱元璋最为宠爱的妃子之一。她十六岁就嫁给了朱元璋。那时，朱元璋还是郭子兴手下的部将。宁妃的老父郭山甫极会相面。他一见朱元璋就断言他将来贵不可言。于是老人差遣自己的两个儿子郭兴、郭英跟随朱元璋渡江作战。老人私下对儿子们说：“为父相你们必将封侯就是因为这个人。”不但如此，他还将自己十六岁的小女儿许给朱元璋做妾。

郭兴、郭英兄弟跟随朱元璋累立奇功，先后被封为巩昌侯和武定侯。美丽聪慧的郭宁妃也深受朱元璋宠爱，洪武三年她为朱元璋生下一位皇子，刚满两个月即被封为藩王。从此，宁妃的地位日益尊荣。随着时光的推移，郭宁妃已三十余岁，论青春美貌自然比不过后来进宫的那些丽人，但她善于保养自己的容颜，也深谙朱元璋的脾气习性，对他分外温柔体贴。因此比别的妃嫔能够得到皇上更多的宠幸。

这天，郭宁妃在宫中百无聊赖，命宫女架好瑶琴，焚点檀香，自己坐在琴台前弹起琴来，那琴声徐缓幽怨，透露出宫廷生活的慵懒与无奈。

朱元璋忙完一天政事之后，来到宁妃宫门外。这时，悠扬的琴声从宫中飘散出来。内侍正要入内通报皇上驾临，被他示意制止了。他站在宫门外听了一会儿琴，等到琴声奏完一小段，他才缓步走进宫中。

宫女们见皇上驾到，慌忙跪下迎接，并报告宁妃。宁妃立即中止了弹琴，袅袅娜娜地前来接驾。

“臣妾接驾来迟，请万岁恕罪。”

朱元璋将她扶起道：“是朕在宫门外听你奏琴，没让他们通报。爱妃，你的琴声为何如此忧伤啊？”

“深宫寂寞，又难得见到万岁的身影。琴为心声，臣妾弹得出欢乐的曲子吗？”宁妃搀扶朱元璋坐下，倚在他身旁撒娇地说。

“看来朕得下令宫中不许抚琴，把这些琴都烧了，免得你们借此发泄心中幽怨。”

“男人借酒浇愁，女人抚琴诉怨。在这深宫中又没有别的消遣，万岁爷，求您别剥夺了臣妾这点小小的嗜好，好不好？”宁妃故意撅起好看的小嘴，摇着朱元璋的大腿说。

“罢了，朕跟你开开玩笑而已。难道堂堂大明天子，不知道焚琴煮鹤是最



煞风景的事吗？”

宫女捧上皇上爱喝的安徽红茶，宁妃接过茶盅，亲自捧给朱元璋。

“万岁，请用茶。”

宁妃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朱元璋故意嗅嗅鼻子，说：“爱妃，今日宫中好香啊！你熏的什么香，如此芬芳扑鼻，令朕心醉神迷？”

“臣妾宫中是从不熏香的。”宁妃半开玩笑地说，“皇上怕是在别的妃子宫中呆长了，鼻子里还留着她们身上的香气吧？”

“爱妃又冤枉朕了。这一向国事繁忙，朕除了偶尔去探视皇后的病情，哪个妃子宫中都没有去。有时间就到你这里来，你还知足吗？”

乖巧聪慧的郭宁妃马上见风使舵，挨到朱元璋身上，款款玉臂挽住他的脖子。

“皇上的恩典，臣妾哪能不知道呢？臣妾是故意逗皇上开心才这么说的，皇上就当真了？”

“你要知道，朕在朝中处理政务，内忧外患，水旱灾情。有时还要与心怀叵测的逆臣们勾心斗角，多少烦心的事啊。回到宫里来，只希望看到一张张美丽的笑脸，从温香软玉中得到一点安慰，哪有闲心同你们争风恼气？”

“臣妾下次不敢了。”宁妃见他要生气，赶紧施展软功，在他满是胡须的脸上亲一下。“今天臣妾吩咐御膳房做了几款皇上最爱吃的小菜，臣妾陪皇上喝酒好吗？”

“好，让他们就摆在这里吧，朕也真是饿了。”

内侍奉上酒肴，郭宁妃亲自为朱元璋把盏斟酒，把各种他爱吃的小菜夹到他的碗中，甚至喂到他的嘴里。精美的菜肴和爱妃甜甜的笑靥使朱元璋深感惬意。

一宫女走到宁妃身边低声禀告，“娘娘，郭德成舅爷进宫来看您，现在宫门外候旨。”

宁妃低声恼怒地道：“蠢奴才！皇上在此进膳，让他候着吧。”

朱元璋问道：“是谁来了？”

“臣妾的三哥郭德成。”宁妃无奈禀道，“臣妾让他办点事，特此前来复命，不想冲撞了圣驾。”

“让他进来一道陪朕喝酒吧，有个男子汉陪着喝才有劲。”

宁妃急了，忙道：“皇上，我这个兄长一介市井小民，孤陋无知，不堪陪



伴圣驾，还是不宜的好。”

“哈哈，市井小民何妨？朕不也是布衣出身吗？他既是爱妃的兄长，也就是朕的国舅爷了，见见何妨？”

“谢皇上恩典。”宁妃只得吩咐宫女，“宣他进来吧。”

内侍走到宫门外高声传呼：“万岁宣郭德成晋见！”

矮矮胖胖的郭德成随着宫女进来。

“微臣郭德成恭请圣安。”他匍匐在地，口中喃喃念着：“吾皇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千岁！”

见他一团肉丸似的缩在地上，朱元璋顿觉好笑：“郭德成，不必拘扎，起来一道陪朕喝酒吧。”

“微臣不敢。”

“朕叫你喝你就喝，有什么敢不敢的？你还是朕的舅兄嘛。来来来，朕将这一金樽酒赐给你，我们君臣先对饮一樽。”

“谢主隆恩！”郭德成跪接金樽，仰头一饮而尽。

朱元璋吩咐：“赐坐。”

“谢皇上。”

宁妃笑着对朱元璋说：“皇上，臣妾这位兄长，别的不会干，您叫他喝酒倒是颇能奉承圣意的。”

“是吗？”朱元璋不经意地问，“他现在当的什么官？”

“他能当什么官？蒙圣上恩典优礼外戚，挂了个驍骑舍人的虚衔而已。”

“你们的两位兄长，都是朕的大将。郭兴封了巩昌侯，郭英从小就是朕的侍卫，跟随傅友德征云南论功朕也将封他侯爵。你怎么也是将门之后呀。郭德成，朕赐你当个都督佥事，怎么样？”

听说皇上要赐他官爵，郭德成惶恐离席一揖道：“启禀陛下，微臣实在不敢担当此任，请陛下收回圣命。”

朱元璋眉头一皱，颇为不悦：“朕念你妹伴驾有功，两个兄长又是朕的将领，好意授你这个职位，让你享点俸禄。你如何还要抗旨？”

郭德成跪奏道：“陛下对微臣一家圣眷甚隆，微臣岂不知应感恩图报？但微臣生性喜爱杯中物，一贯散懒成性，不能治事。若身居高位，误了朝廷的要事，必将招来杀身之祸。人生在世，只要有金钱美酒足矣，其他功名利禄非



我所望。所以还是请陛下收回成命，另选贤能吧。”

“嘿，你这个人疯疯癫癫，说的倒还有点道理。起来吧。”朱元璋点头道：“倘若臣下都像你这样不争官位，也省得朕用刑罚来对付那些追名逐利之徒。好啦，朕就不要你做官了。不过你抗旨不遵，朕要罚你三杯！”

“谢皇上，臣愿领罚。”郭德成乐呵呵地说。

内侍在郭德成面前一连斟满三樽酒，他端起“吱吱吱”一饮而尽。饮毕醉态毕露，踉踉跄跄地离席匍匐谢恩。

“微……微臣……谢皇……皇上……赏赏酒……”

郭德成一面口齿不清地说着，一面叩头谢恩。一头叩下去，冠帽脱落在地，光秃秃的脑门上滑稽可笑地耷拉着几根稀疏的头发。朱元璋看了觉得好笑。

“看这个醉疯汉！头发秃成这样，是不是因为酒喝多了！”

郭德成摸着自己的秃头说：“禀陛下，这几根毛微臣还嫌它碍事，想把它剃光成个和尚才痛快呢！”

一听他提“和尚”二字，朱元璋骤然色变。郭宁妃偷偷看他的脸色，知道哥哥闯祸犯忌了，连忙喝止他道：“德成，你喝醉了，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回家去吧！”

郭德成犹自懵懂强辩：“我我……没醉！我还要陪皇上喝个痛快！”

“回去！”

郭宁妃示意宫女强行把他架走，然后赶紧去安抚余怒未息的朱元璋。

“这个酒疯子，他经常是这样疯疯癫癫，皇上千万别生气。酒喝得差不多了，臣妾陪皇上歇息去吧。”

在凤榻上和朱元璋一番颠鸾倒凤之后，半裸的宁妃紧贴着朱元璋，纤手玩弄着他浓黑的胸毛，娇滴滴地说：“皇上，臣妾兄长是个混蛋，您千万别见怪啊！”

朱元璋含混地“嗯”了一声，立即响起了鼾声。

朱元璋出身微贱，自己原本并不以为耻。他曾多次在檄文中自称“淮右布衣”“江左布衣”，但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久了，便以继承天命的圣主自居，再也不愿人家提起他年轻时落魄当和尚四处云游乞讨的事。他怀疑文人们有意在奏章贺表中讽刺挖苦他，因此和“僧”“贼”谐音的“生”字、“则”字等都成了



忌讳，有几个人还因此丢了脑袋。

郭德成不小心说自己想剃光成和尚才痛快，自然犯了朱元璋的忌讳。宁妃见他脸色遽变，心中小鹿直撞，为自己兄长的性命担忧，当时掩饰过去了，第二天她仍不放心，派了一名太监出宫去郭府，秘密地传达宁妃懿旨，交待郭德成必须如此如此，方能脱祸免灾。

郭德成当时吓呆了。他脸色凝重地连连点头，作揖打恭地送走了太监。

打那天起，郭德成就经常出现在街头，他光秃着脑袋，穿一件又破又脏的黄色袈裟，颈项上挂着一串蒜头串成的佛珠穿街走巷，嘴里疯疯癫癫地唱经念佛。有时还胡乱捡起地上的脏东西往口里塞。

郭府周围认识他的人们都诧异地说：“这郭三爷平时就爱喝些酒，怎么无缘无故地疯了呢？”

他的这些举动自然有人报告给皇上。

几天后朱元璋又临幸宁妃的万春宫，他问宁妃道：“爱妃，那天朕还以为你哥哥喝多了说醉话，这两天很多人看到他在大街上疯疯癫癫，还捡脏东西吃。他果真疯了？”

郭宁妃伤心地拭着眼泪禀道：“家门不幸，三哥竟因酗酒过量而致疯癫。臣妾自会让两位兄长派人去照料他。他既已如此，皇上就饶恕他冲撞之罪吧！”

“罢了，难道朕还要和一个疯子计较？”朱元璋显得很大度。

“臣妾代兄长叩谢皇上。”

郭宁妃庆幸自己兄长脱灾免祸，正要以柔情缱绻来答谢皇上，忽有内侍匆匆进来禀报。

“启禀皇上，皇后娘娘不好了！”

朱元璋骤然色变，手中茶盅砰然落地。

“起驾！”

马皇后卧病已久，朱元璋担心她的病情有什么急剧的变化，闻报急匆匆来到马皇后的寝宫，只见宫中一片慌乱。

内侍传呼：“皇上驾到！”

朱元璋心慌意乱地直趋马皇后病榻前，只见她仰卧在床上，面如纸色，已不省人事。太子夫妇正跪在床前一面哭泣一面呼唤：“母后，母后……”

“你母后怎么啦？还不快传太医？”朱元璋厉声地问太子。

“父皇，母后病重以来，一直不让太医看病。儿臣命太医开了方子，她老



人家也把煎好的药打翻了。她说自知病入膏肓，服药是死，不服药也是死。大明典律森严，她何必因自己的病害御医们丢了性命呢？”太子说完这些话已是泣不成声。

“皇后身边这些服侍的奴才怎么不早来向朕禀报？”朱元璋厉声道，“传旨：都给我杖毙了！”

“禀父皇，母后怕父皇迁罪他们，早已命宫正司把服侍她的宫女打发回原籍，几个老太监也调到别的宫里去了。这一批宫人都是儿臣从东宫带过来的。”

这时，马皇后从昏厥中苏醒过来，轻轻咳嗽了几声。朱元璋忙为她抚胸舒气，在朱元璋和太子夫妇的呼唤声中，马皇后终于睁开了眼睛。

见朱元璋坐在床前，她气若游丝地挣扎着说道：“陛……下，臣妾……害你……受惊了……”

朱元璋紧紧拉着她的手，像是害怕死神重又把她夺走。他老泪纵横地说：“秀英，你……你不能走啊！”

马皇后艰难地摇摇头，使出胸腔里的最后一点力气，凑在朱元璋耳边缓缓地说：“臣妾常说，死生由命，这都是天意，不可强求啊。臣妾辅助皇上，由布衣而定鼎天下，现在天下一统，四海归心，众皇子都已长大成人，臣妾死而无憾了。”

说完这些话，马皇后脸上露出一丝安详的微笑，这使朱元璋欣喜若狂。

“秀英，你笑了！你笑起来多美啊！不，你不能死，朕不许你死！朕这就传旨把普天下的名医都请进京来为你治病。就是把整个国库都花光，朕也要治好你的病！”

“皇上，来不及了，臣妾就要走了……”

马皇后说毕又昏厥过去。朱元璋又是拍她的脸，又是摇她的身子，急切地喊着：

“秀英，秀英！你醒醒，醒醒！”

“母后，母后！”太子一面喊着一面伏在床头痛哭。

马皇后复又苏醒过来了，嘴唇翕动着。朱元璋知道这是她生命最后的回光返照，忙凑近去问她有什么遗言。

“秀英，你想对朕说什么？”

马皇后出现了弥留时的景象，她的嘴唇翕动着，吐出一些断断续续的语句：“愿……陛下……求贤纳谏……省刑修德……使天下……臣民……能



过……太…平…日…子…”

她强撑着说完这些，脑袋一歪，溘然长逝。

朱元璋和太子夫妇伏在她身上号啕痛哭。宫人们齐齐跪倒在地，哀声一片。

皇宫中为马皇后举行丧礼，坤宁宫宫门外一片素白。灵堂中敬立着：“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神位，马皇后的楠木灵柩安置在高大的灵堂内，当时正值孟秋八月，南京暑气未消，灵堂下面连夜发掘数口深井，白森森的冷气由地底下冒出，使灵堂内凉气飕飕。皇太子率太子妃、皇太孙及在京的诸皇子、公主，都着厚厚的白色棉袍披麻戴孝匍匐守灵。

这是大明朝第一次帝后丧葬大礼，礼部参照宋朝礼制，在京文武官员及候补吏、监贡生等食皇家俸禄的人，每人发白布一匹，令自制丧服，服丧百日。武官五品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其命妇，都要以麻布盖头，着麻草鞋至乾清宫哭临。京城与外地，禁屠宰、停音乐、嫁娶，官与民或百日或一月不等。

京城各大寺、观的僧侣道士都自动摆开法场，为已故皇后念经超度。百姓们入不了宫，也就在那里烧纸钱纪念贤后。寺观中法号长鸣，纸幡飞扬，热闹非凡。

最怀念马皇后的是宫中的宫女太监们，想起贤后对他们的好处，他们自发地编写了歌谣，又去请翰林学士们润色后，齐集在宫门外一面流泪一面唱颂——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
抚我育我，怀德难忘。
怀德难忘，于万斯年，
瑟彼下泉，悠悠苍天！

宫人们对已故皇后的怀念与歌颂，吸引了京城里无数的绅商百姓甚至贩夫走卒，他们不能入宫吊唁，只能远远地站在宫门外看热闹。渐渐的，他们也被那些泪流满面的宫人们感动了，也跟着唧唧呀呀唱颂起来。



掌宫太监跪呈当日侍寝妃嫔的名牌，朱元璋暴怒地一脚把他踹翻，怒吼一声：“滚！”他呆滞中的目光在马皇后的遗物上一一扫过。斯人已去，睹物思人，朱元璋平日满含杀气的眼神变得那般茫然无助。“朕的皇后只有一个，朕再也不会立皇后了！”

入夜，宫中的哀乐渐渐隐去。遭受丧妻之痛的朱元璋呆在马皇后的寝宫里，对着一盏孤灯怔怔地坐着。

烛光摇曳，四周静寂无声。戴孝的宫女太监们静穆地远远侍立，走路时都是小心翼翼地踮着脚步悄悄移动，不敢有一点声音打破这宫中可怕的寂静。谁都知道他们的皇上正处在深深的哀痛中，心情很不好，惹恼了他说不定要招致杀身之祸。

可是有一个人不得不硬着头皮来见皇上。他便是服侍皇上起居的掌宫太监。他静悄悄地来到朱元璋面前，按例跪呈当日侍寝妃嫔的名牌。因见皇上神情不悦，他禀报时声音细得像蚊子嗡嗡：“奴婢请皇上示下，今晚临幸哪位娘娘？”

朱元璋突然暴怒地站起来，一脚把掌宫太监连人带牌子踹翻，怒吼一声：“滚！”

掌宫太监吓得屁滚尿流，他连爬带滚地溜出了宫，宫女内侍们瑟瑟地抖着连忙跪下。

暴怒过后，朱元璋怅然若失地坐下来，久久注视着马皇后卧病已久的凤榻，现在那里已人去榻空。他走过去深情地摸摸榻上的枕头和被褥，摸摸马皇后用亲手织成的麻布做的帐子和帐檐上光滑冰凉的流苏。

他在床沿上坐下来，呆滞的目光在室内马皇后的遗物上一一扫过：那雕刻着两条金凤的梳妆台；那面架上金光闪闪的铜盆；那张扶手已被磨旧的藤椅，马皇后生前最爱坐在那张椅子上小憩，和颜悦色地跟前来请安的儿女们说话。

如今斯人已去，睹物思人，朱元璋平日里满含杀气不怒自威的眼神，变得是那么茫然无助，他的眼眶慢慢地湿润了。他一声长叹，索性闭目凝神，让过去岁月那些难忘的记忆在脑海中一一闪过……



朱元璋二十五岁那年离开皇觉寺到濠州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那时濠州正被元军围困，守城义兵误认他是元军的奸细，将他捆绑请示郭子兴处置。郭子兴见他相貌奇异，神色镇定毫不惧死，且又自述是同乡汤和写信介绍来的，遂将他收入军中。后来他累立战功，深得郭子兴喜爱，被擢升为亲兵九夫长，调至帅府当差。

朱元璋在郭子兴身边表现更为优秀，不久便成了郭子兴的心腹部将。在一次战斗中斩获立功回营禀报时，郭子兴命义女秀英为他斟酒贺功，秀英对他含情脉脉地莞尔一笑。秀英姑娘虽然姿色平平，谈不上娇艳美丽，但也足使从没见过过女色的朱元璋心旌摇动亢奋不已。

后来，郭子兴与夫人张氏计议，将秀英许配元璋为妻，把他招做上门女婿。婚礼上他俩拜过天地、高堂及诸将亲朋后进入洞房，朱元璋揭开新娘盖头，将她拥入怀中亲吻，然后抱上牙床，同赴巫山云雨……

朱元璋成了郭府姑爷，人称朱公子。他原名朱重八，元璋之名也是郭子兴给他取的。郭府关系复杂，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天叙、天爵和妻弟张天佑对朱元璋心存嫉恨，经常在郭子兴面前说他的坏话。有一次他们挑唆郭子兴把朱元璋囚禁起来。部队打仗去了，朱元璋在囚室里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秀英跑到厨房拿了一块热气腾腾的炊饼揣在怀里，偷偷溜进囚室送给元璋吃。朱元璋饿急大口大口地吃炊饼时见她捂着胸口呼痛，一看原来她的胸乳被炊饼烫伤，朱元璋感动地紧紧拥抱着她……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统领义军渡江南下，开辟新的根据地。诸将挂念滞留和州的家眷仍处在饥饿之中，准备弄些粮食返回江北。朱元璋决断地砍断船缆，将渡江船只放于急流中，激励将士一举攻下太平（今安徽当涂）。而此时马秀英也率领将士妻妾冲破层层险阻渡江来与他们会合，从而稳定了军心。

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秀英常常是自己饿着肚子，却给朱元璋准备充足的饮食酒脯，让他有足够的精力投入战斗。她还发动将士家属缝制新衣新鞋送往前线慰劳战士们，还给每个士兵发一串钱，大大鼓舞了士气。

朱元璋登基后册封马秀英为皇后，虽然做了一国之母，她仍然保持俭朴之风，不事奢华。她在宫中备一架织机，亲手织造粗麻布，除了自己家居服用，还分赠给其他妃嫔、公主们，勉励她们崇尚俭朴，杜绝奢华。这一点深为朱元璋所赞许。

马皇后主持后宫，凡是因得朱元璋宠幸怀孕生子的妃嫔、宫人，她都一视

